

坐而论“陶”：对话中日陶艺大师

顾玮 孙臣 吴央央 整理

主讲人名片

岛田文雄 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陶艺教育交流学会(ISCAEE)会长。



郑宁 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国际陶艺教育交流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理事。



(朱英炯 摄)

主持人：岛田文雄教授和郑宁教授是相知23年的老朋友，你们相互欣赏对方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在哪些方面欣赏对方？

岛田：东京艺术大学有一个访问学者制度，郑老师当时获得邀请，以此为契机，我和他在东京艺术大学相识。

在东京艺术大学陶艺系，做传统陶艺如碟、盘、碗的人比较多，学陶艺的人一般比较喜欢做菜，郑老师也是做菜的行家，包饺子、炒土豆丝，特别拿手。总结起来是，郑老师的陶艺做得好，又是料理大师，所以特别受欢迎。

郑宁：谢谢岛田文雄老师的夸奖，我是1993年去的日本，当时国内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做陶艺的，我是第一个。最初去的时候，岛田文雄老师还在英国，1994年他回东京，我们彼此相识。我有很多东西向岛田文雄老师请教，他有问必答，从不保守。另外关键的一点是，岛田文雄老师非常热爱中国，他到中国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譬如，10多年前，我们曾经一起多次考察浙江龙泉窑。

我花了7年时间写了《日本陶艺》一书，详细介绍了日本陶艺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发展状况，包括制度建设等。实际上，岛田文雄老师致力于对中国陶艺的研究，我则致力于对日本陶艺的研究，这样就促进了两个国家陶艺艺术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更多的是建立在知识的交往和学术的探讨上的。

主持人：古往今来，中日两国在陶艺方面一直有密切的交流，两位教授作为当代的陶艺大师，能否对中日陶艺做一个点评？

岛田：我学了很多中国的历史，了解了包括越窑、唐三彩、宋瓷、青花瓷在内的各种陶瓷艺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风采。中国的陶瓷艺术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陶艺影响很大。现代陶艺在日本的发展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为在日本热爱茶道的人很多，茶道离不开陶艺，所以整个日本社会陶艺的普及度也很高。

回头再来看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在中国，人们往往会将陶艺流程进行分工，整个陶艺作品是由许多人参与共同完成的。就这点来说，是令日本陶艺家羡慕的。从产业化方面来说，中国陶艺需要更注重设计和自己独特的想法，然后把想法付诸实践。

郑宁：岛田文雄老师刚才说的中国陶艺的特点跟国民性有关系，也跟传统文化精神有关系。中国人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齐心协力做同一件事的，在陶瓷制作上就表现为分工制，尤其景德镇为代表。历史上，宋瓷非常有名，但是大家知道谁做的吗？没有名字。这是中国人协作精神的一种体现。

顺带我谈一下中日陶艺的区别。中国的陶艺特别是宋代青瓷，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的，就像中国人做饭，慢火温煮，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性质。相比之下，日本的陶艺火味十足，日本的陶艺是烈火烤出来的，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观察烧制过程，中国的陶瓷在窑内间接接触到火，而日本陶瓷与火的接触是直接的，有很多时候甚至要靠燃料给作品以成分补充，所以它流露着一种自然的情绪。日本一位评论家说，中国的陶瓷是伟大、精湛、美满的，而日本陶艺独辟蹊径，成了自然的产物。他同时也认为，中国的顶级陶瓷产于宋代，日本的陶艺高峰是桃山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代。

主持人：郑老师曾经写过《宋瓷精神》，通过这本书可以感受到他对宋瓷发自内心的赞赏。那么，岛田文雄老师对中国哪一个朝代的瓷器最感兴趣？浙江曾在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著名的越窑、龙泉窑就在浙江，您对浙江瓷器有什么看法？

岛田：我个人在很多年前申请了“13世纪中国龙泉窑青瓷烧制方法”的研究课题，不过，对龙泉窑的研究，最终还要追溯到越窑上。之前跟郑老师还有东京艺术大学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到越窑现场考察过，我们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包括越窑的很多瓷片。越窑瓷器纤细、精致，当时的匠人们一定饱含对土地的爱，才最终诞生了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个人原来十分喜欢元代青花，因为元青花的线条很流畅，很粗犷，没有过多的细节修饰，更有生动感。

主持人：请郑老师谈一下对宋代五大名窑的看法，您最欣赏和推崇哪个名窑，理由是什么？

中国宋瓷温文尔雅，日本陶艺火味十足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连贯性和细节性是匠人精神的灵魂

郑宁：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从技术和风格上来讲，南宋官窑是我很欣赏的，至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窑址，也可以看到烧出来比较好的品种。

我个人喜欢青瓷，但自己青瓷做得少。岛田老师是我在日本时的指导教官，他是日本青瓷国宝的获得者。有一次他说，“中国的南宋官窑太了不起了！”这是我第一次听日本青瓷界泰斗级的人物这样评价。同时他还告诉我，世界上最难烧的就是青瓷。

主持人：我们知道，传统陶艺和现代陶艺是紧密相连的，请问两位老师，你们从传统陶艺中获得过什么样的灵感？

岛田：我认为，整个传统陶艺一直处于时代的河流之中，所有陶艺最终会沉淀在主流的河干中。从长远来看，现代陶艺也会变成历史长河的一部分。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目标首先是在传统历史长河中发现自我、展现自我，“岛田文雄”这四个字在历史长河中会是什么？关于自我的独特性，我一直在思索着。我也一直努力地展现出独特的技法和风格，让别人看到我的作品时，能一下就想到了这是岛田文雄的作品。

郑宁：谈到传统和现代，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利用这个机会，我介绍一下我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的课程设置，这些可能就涵盖了当今陶瓷研究的领域鉴定。一个是陶瓷设计。以产业化为目的，类似于工业设计，是量产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概念，大部分产品与日常生活相关。一个是传统陶艺。传统陶艺，从原料的研究开始，一直到成型、装饰、生成，这些都是传统基础，研究更多的是关于技术、技艺。最终展现出的作品，还是跟实用相关的，比如说

盘、碗之类。还有一个是现代陶艺。关注的是，通过陶艺作品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观看者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现代陶艺超越了实用，传达出一种思想。

主持人：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不知两位老师对“工匠精神”怎么理解？

郑宁：我去日本的时候，发现有个词汇非常好，叫“匠人”，是以“匠”来说事。这个“匠”代表什么意思？至少包含“工”在里面，“工”在日本具有非常高的地位。

实际上，我们中国并不缺“工”和“匠”，但是以前我们很少关注工匠精神，关注更多的是大师。社会发展到现在，注重工匠精神是必然的，因为工匠精神代表了一种深刻的探讨，并不是具体指哪种“工”和“匠”，而是以“匠心”来对待所有的研究。陶艺也是研究不尽的，即便是一种釉子，也足够研究一辈子。我觉得

“工匠精神”是一种激励延伸的状态。

岛田：匠人精神的“匠”包含了技术高超的意思，“匠”和“巧”的读音也很像。

“匠”也代表了一种很难得的才能，比如做天文望远镜的镜面，如果有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毫米的凹陷，就会影响效果。正常情况下，这种微小的瑕疵机器测量不了，但是有经验的匠人闭着眼一摸，就能感知差异。

连贯性和细节性是匠人精神的灵魂。比如陶艺中的拉坯环节，年轻时用力拉得很高，但随着时间的积累，慢慢地就不需要用力气了，更多的是靠技巧来支配。同时，对罐子造型所表现的精神性会越来越关注。对于造型和精神上的思考越来越多，这是匠人精神的重要构成。

个人感觉，工匠精神是随着自我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得到提升的，这包含技术和精神上的双重提升。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画艺术院“坐而论陶”课堂活动，有删节)

柳长华：中医药文化理应受到保护

林海

主讲人名片

柳长华 1954年出生，祖籍山东淄博。“百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文献学科带头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罗文华 供图)

中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

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柳长华教授应邀来到宁波，为中医行业的从业人员做了一场题为《新形势下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的学术讲座。他表示，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新时期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特别是要立法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谈到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柳长华表示，中医药文化是源于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比类取象、阴阳五行的认识论、方法论所孕育的生命

观、疾病观、药物观、治疗观及各种各样的医疗实践。说“中医里边有文化”，不是指医德、辨证施治、人文精神等内容，而是说中医的核心，就是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药物观、养生观及其诊疗方法，来源于中华民族的重视与保护，特别是要立法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谈到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柳长华表示，中医药文化是源于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比类取象、阴阳五行的认识论、方法论所孕育的生命

中医药IP要善加保护

2015年10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此，柳长华认为，青蒿素的发现，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叫“基于传统的工业创造”，现在中国人叫“科技创新”，

西方人称为“工业创造”。青蒿素的发现，拯救了许许多多疟疾患者的生命，非常了不起，获得诺贝尔奖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柳长华教授也感到很无奈，他说，中国人利用科技手段研制了青蒿素，它的来源

是我们的传统中医药知识，但目前为止，与青蒿素有关的专利都不在中国。更直白地说，青蒿素研制虽然成功了，但它在利益上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个政府间委员会(RGC)关于“披露来源、

老百姓养生要谨防误区

柳长华教授认为，西医的预防和中医的养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但现在电视上《养生堂》等节

目全是西医去讲了，他觉得很滑稽，这不合适。他认为，这里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医生不能在大众媒体

上很不谨慎地讲“什么病，吃什么；什么病人用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喝什么……”这些原本专业性

中医还认为，万物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人和自然是平等的。药有寒热温凉，有升降浮沉，味道有辛甘酸苦咸，和人是一样的。正是因为有灵性的药，才能治疗有灵性的人的病。如果给中药下一个定义，即利用自然界草木金石的自然属性来防治疾病的药物，叫中药。把药组成“方”，就需要有医经和本草知识的指导，这就是辨证施治。药和方在中医中是两个门类的知识——药不能直接用来治病，药是用来组方的，方才是用来攻病的。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混为一谈，违背了传统。

《神农本草经》用产地、采收时间、炮制方法、功用主治等来保证药物的质量。然而，现代科学认

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的三项原则，他认为可以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写信，要求这些与青蒿素相关的专利，按照上述的三原则进行分享。

柳长华教授还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国人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业已形成的高端保护机制，鼓励大家科技创新，去研发新的药物。同时，要把我们那些“压箱底”的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好，要尽快制定

很强的医学话题，不能轻易当众谈论；有些方法可能对张三合适，对李四就不合适，特别是涉及诊疗的问题、用药的问题，就更不能随便了。

公众应如何理解中医药文化？不要轻易地把养生看成一种“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有句话叫

为，中药能够治病，是某种成分在起作用，因此，中药的质量也要用成分来加以区分。例如当归，传统中有当归头、当归身、当归尾和全当归分别入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果认为：“当归头，止而上行；身养血而中守；梢破血而下流；全活血而不走。”《中国药典》则规定，“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阿魏酸不得少于0.050%。”既然讲成分，就无所谓头、身、尾了。

中医药还有一种价值，即可以被现代科学技术所利用的价值。但是，这种可利用的价值往往误导了人们，认为这就是中医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有必要分清中医的存在价值和可利用价值。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保护好这个“源”。他说：“我曾经在2004年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次开展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项目，同时还担任了国家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席委员。传统中医药的保护，应是国家战略问题，涉及文化安全、文化利益；不要老喊‘中医药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不能再‘赔本赚吆喝’了。”

“我的健康我做主”，这是当前医改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以病人为中心，让病人知道自己的健康问题，从而懂得怎么去面对。健康问题不是建更多的中医院、中医馆就能解决的。把中医药的文化告诉公众，这十分重要。